**去地坛，寻找一位作家的足迹**

詹文格

独往地坛，不是去看风景，是去看一个人。

车抵安定门外大街，天降大雨，乌云压城，雨点像子弹穿过树叶，发出破碎而惨烈的声响。倾城的雨水，汪洋一般将城市围困，高楼变矮，车辆沉陷，街道成为河流。

雨是渲染气氛的高手，它为我的行走做好了铺垫。雨给世界一个模糊的面庞，让满腹的心事涤荡起来。雨中的行人独自郁悒，连周而复始的公交车也人困马乏，缓慢如龟，有一种找不到彼岸的疑惑和焦虑。

从天而降的雨水，传染了天然的忧戚，有时候一些不可名状的心情真的无法言说，因为有些事你想说也说不清楚，说不明白。比如来到侯门深似海的京城，本可寻找更美妙的去处，可我哪儿也不想去，犹如睽违已久的故人，偏偏要一次又一次地赶往地坛。

地坛，这个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的场所，与我有什么关联？我的行走真的有那么纯粹？这样的疑问无法回答，也无需回答。

雨慢慢稀落下来，给人换了一种心情。在一个风干物燥的地方，扑面而来的水气显得天堂般奢侈，湿漉漉的草木让城市出现了少见的清新。进入园子，站在这块皇天厚土之上，充盈的地气让人感受周遭的肃穆和沉静。几百年来，它如一个武林高手，用不变的容颜，应对万变的世道。

一个莽撞而至的游客，妄念未了，尘埃不净，匆匆奔赴地坛，显得不合时宜。但不知为何，每次进京我都控制不住自己，非要去一趟地坛不可，就像一个不能省略的仪式，只有去了那儿，内心才会安妥。

我喜欢一个人在那儿无所事事的感觉，那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感受，看上去感觉无事，却心中有事。我知道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，与刚刚过去的一刻相比，生命又衰老了一秒。就像悬在头顶的树叶，那不是昨天的树叶，更不是去年的树叶，而是变化中的树叶。倒是树荫下的凉风与去年一模一样，柔声细语。

风已停，雨已歇，除了树声、虫鸣、鸣叫，在这个占地37.4公顷的园子里，来来回回地寻找，其实什么也没看到，可是又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什么都看到了。

在这个萌生哲思的地方，我无法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，天空之下，大地之上，这个以地为名的园子，犹如禅门公案，永生不朽。有人在此顿悟沉思，在此注视遥望，尽管林木高远，周遭暗淡，但我感觉头顶始终有强光照射。这世间，很多人，很多事，都留下了擦肩而过的遗憾，我历经千里奔波来到这个园子，可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那个人。我记起了，2010年12月31日，是一个年度的最后一天，那新旧交替的时刻，他扔下伴随生命的轮椅，扔下震撼心灵的钢笔，走向云水苍茫的远方。

对智者来说，这一天他早有预见，他在文字中留下哲人式的心迹：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

我知道，人不能过分苛求，只要到了那儿，心就有一份踏实。不管时光如何流逝，在这个地方永远留有他的气息。到园子内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即使见不到人，还能遥想他的文字，虚构他的背影，回忆他的笑容。

必须用先生二字作为对他的尊敬。最早读先生的文字是《秋天的怀念》，记得那是一个寒凉的夜晚，昏暗的白炽灯泡布满蛛网，我坐在靠窗的角落里。后来陆续读到了《务虚笔记》《命若琴弦》《病隙碎笔》《我与地坛》。看先生写道，“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不能说，也不能想，却又不能忘。它们不能变成语言，它们无法变成语言，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。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，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，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：心与坟墓。比如说邮票，有些是用于寄信的，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。”

多年前，我到一个偏僻的小城出差，在那个逼仄的小站候车室里，捡到一个毛边的笔记本，犹豫了几次打开那个笔记本，看看纸页上是一些摘抄的文字，字迹工整，充满虔诚。开始我对这个破旧的本子毫无兴趣，打开来完全出于候车时间的无聊和好奇。可是当我翻开本子，浏览了一段文字后，再也放不下了。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景与先生的文字相逢，那是摘自《我与地坛》的文字，每一段文字前面用一个黑色的小三角形作为标示。

“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的看见，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，我会怎样的想念它，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，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。”

“人真正的名字叫作：欲望。”

“此岸永远是残缺的,否则彼岸就要坍塌。”

“四百多年里，它侵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，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，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，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沧桑，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。”

……

嘀嘀！刺耳的喇叭声把我唤醒，一辆脏兮兮的客车带着一身风尘钻入了车站，乘客浪潮一样涌向检票口。我站起身，环视四周，喧闹的候车室已空空荡荡。乘客全都挤上了收尾的末班，面对这个无人认领的笔记本，我不忍将它丢下。就这样，一个饱蘸摘抄者心血的笔记本，装进了我的背包。从此，这个笔记本子跟随我走南闯北，寸步不离。

每当旅途寂寞的时候，我就会拿出这个本子，前前后后地翻看，一遍一遍，一页一页，边边角角都不放过。我希望从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发现一点有用的线索，好让它物归原主。可是主人像有意隐藏，把私密化的东西当成公共物品，没有留下半点个人信息。看来这是一个明智之人，从下笔之时起就已经知道，浸染在风尘漫卷的俗世，先生的文字将永存。

我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，谁知有一次找东西，在那个笔记本的封皮里发现了一张车票。这是一张由南昌站至北京站的硬座火车票，车票的边缘留有一个清晰的缺口，那是检票员留下的标记，车票显示的日期1995年7月1日。这个人一定和我一样，喜欢先生的文字，他也曾带着笔记本去北京寻找地坛，或者直接拜访先生。

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，我走向地坛的出口，千里而来，又要离去了，但我并不怅然，离去只是暂时的告别，意味着很快又会再次归来。一阵悠扬的钟声从树林后飘来，声波如水，在地坛四周久久回荡。

我踏着如水的声波，走下了台阶，一片树叶翻着跟头飘落地面，传递着魂归此地的暗示。

（本文来源：文学报）